

形容詞的描写性、可控性和色彩性

The description, controllability and Chromaticity of Chinese Adjectives

時 衛国

SHI Weiguo

要旨 本論文は現代中国語の形容詞の描写性・制御性・色彩性というものについて考察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描写性とはある状態や状況などをそのまま描写する性質のものであり、形容詞の基本的属性の一つとして様々な表現に用いられるだけの機能を持っている。制御性とは、事象が望ましい方向へ発展するよう働きかける場合に発動される性質のものであり、話し手側や聞き手側に対して何らかの影響を及ぼすこともできて、動的状態を表わすのに用いられている。一方、色彩性とは語自体のプラスの意味か、マイナスの意味による意味表現上の制限を受けたり受けなかったりするものであり、プラスの意味を持つ語はマイナスの意味を持つ語より意味表現上多くの制限を受けている。特に修飾語を受ける場合は厳しい制限を受けることになる。

关键词：形容詞 描写性 制御性 色彩性 意味制限

目次

1. 前言
2. 先行研究
3. 描写性
4. 可控性
5. 色彩性
6. 結語

1. 前言

汉语形容词有几种属性，如描写性、可控性、色彩性等。描写性是形容词本身具有的特性之一，具有很多特点，也有某些限制。描写性与状态性¹⁾、程度性或状态量均有密切关系，是形容词的重要特性。可控性是说话人对听话人发出指令、劝说、要求或提醒等信息时所呈现出来的语法特性，也用来表示说话人自己的意志、愿望或主张等。形容词可以分为两

大类：具有可控性的形容词和没有可控性的形容词。色彩性则是汉语形容词在语义方面的显著特性，这种特性影响到某些形容词的语法功能，语义影响功能发挥，也是汉语的一种特色，这些属性在以往的研究中有所涉猎，但未得到深究。本研究将围绕描写性、可控性和色彩性展开，旨在挖掘形容词的语法特点和语义特征，并以此究明汉语形容词语法特性的相互关系和语义机制。

2. 先行研究

关于形容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如朱德熙(1982)、石毓智(2001)、张国宪(2006)等。

朱德熙(1982)指出形容词可以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从语法意义上看，性质形容词单纯表示属性，状态形容词带有明显的描写性(详见 P73)。

石毓智(2001)从形容词的肯定与否定的角度出发，依据能否加“有点、很、最”这一系列副词，把形容词分为非定量形容词和定量形容词。能够用该程度词序列分别加以修饰的叫非定量形容词，可以加“不”或“没”否定，如“红、大、远、宽、长、亮、干净、困难、漂亮、勇敢”等。不能用该程度词序列分别加以修饰的叫定量形容词，都不能加“不”或“没”否定，譬如“粉、中、紫、褐、橙、疑难、雪亮、刷白、美丽、崭新”等。形容词有连续性和离散性之分，非定量形容词又可分为只有连续量性质的非定量形容词(如“干脆、利落、笼统、普通”等，不能加“了”)和兼有连续量和离散量性质的非定量形容词(如“好、坏、大、小”等，可以加“了”)(详见 P121)。

张国宪(2006)根据能否用表客观量程度词修饰的标准，把形容词分为定量形容词和非定量形容词。定量形容词(如“优异”“瑰丽”“雪白”等)不能受“稍微、比较、更、最”等表客观量程度词的修饰。非定量形容词(如“肥”“新”“干净”等)能够用“稍微、比较、更、最”等表客观量的程度词修饰(详见 P143、P144)。

上述研究对形容词的描写性、连续性、离散性进行了叙述，较好地揭示了形容词的语法特性，对于认识形容词的性质和特点具有参考价值，然而还有一些特性未曾被叙述，为了全面了解形容词的语法功能和语义特征，需要对形容词进一步地探索和考察。

本研究依据形容词的特点，从描写性、可控性和色彩性等方面入手，进行说明和分析，并考察其相互关系。

3. 描写性

描写性是形容词的一种特性。形容词作为表示状态、性质或说明的词，具有描写性。

朱德熙(1982)把形容词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两类，并指出从语法意义上看，性质形容词单纯表示属性，状态形容词带有明显的描写性。其实性质形容词也带有描写性，只是相比而言，略弱于状态形容词。

如：

- (1) 这个人能量大²⁾。
- (2) 高铁速度快。
- (3) 秋天的一个早晨，潮气很重，杂草上，瓦片上都凝结着一层透明的露水。（莫言著《欢乐》P1 浙江联合出版集团/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
- (4) 初夏老春，残冬和初春的记忆淡漠。荒地上杂草丛生，草黑绿、结实、枯瘦。（莫言著《食草家族》P3 上海文艺出版社）

从中可以看出，“大”、“快”、“重”、“黑绿”、“结实”、“枯瘦”等性质形容词都可以用于描写状态，说明性质，具有鲜明的描写性。例(1)表示能力和作用大，例(2)则表示速度快，例(3)表示重的样子，例(4)则表示草的色彩、情形和状态。可以说，描写性是这些形容词所具有的共同特性，一般用于描述状态、说明事物性质等。

描写性与状态性、程度性密切相关。状态性就是用来表示事物具有某种状态、性质或属性、或用于说明事物情况的基本属性，也是其显著的语义特性，用于描写或叙述静态。程度性则是形容词接受程度副词修饰的语法属性，是状态性的延伸，因此其特点是寓于状态性，具备接受程度副词修饰而凸显程度规模的语法特性³⁾。描写性是与状态性密切相连的属性，状态性的外延则是描写性，另外，状态性和描写性与程度性也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可以说，状态性是形容词的固有特性，程度性和描写性则是其关联特性，呈多维交叉分布。

当形容词后置量性成分或程度成分与时态助词“了”共现时，其描写性就更加鲜明。

如：

- (5) 能量大了一些。
- (6) 速度快了一阵子。
- (7) 房间干净多了。
- (8) 我眯着眼走到院子里，雪花降落到我的脸上，使我清醒了不少。（莫言著《四十一炮》P106 作家出版社 2012）

量性成分和程度成分以及时态助词“了”将形容词的状态性凸显出来，强化了其描写性。而所谓的状态形容词(朱德熙 1982)即形容词重叠式，由于其形式乃重叠构成，该词的语气得到加强，要比性质形容词更具描写性。

- (9) “这见面礼，也太重了点，”母亲看着父亲说，“这叫我们如何担当得起？”（莫言著《四十一炮》P153 作家出版社 2012）
- (1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太长了一点，现在就去，太匆忙了一点。我们不用等十年，但我们也不能现在就去。（莫言著《四十一炮》P342 作家出版社 2012）

形容词的重叠式一般分为 AA 式、ABB 式和 AABB 式等⁴⁾。AA 式、ABB 式和 AABB 式的共同

点是都具有鲜明的描写性。如“态度冷冷的”、“会场冷清清”、“会场冷冷清清”等状态形容词，都比性质形容词具有更强的描写性。其中，“冷冷”是AA式，“冷清清”是ABB式，“冷冷清清”是AABB式。

首先看看AA式。

(11)操场边上长着软茸茸的青草，夜路已经潮起，她的脸上有凉凉的感觉。(陈忠实著《蓝袍先生》P49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12)在水边上蹲下，姑娘抓住孩子的手浸到河水里。一股小小的黄浊流在孩子的手指前形成了。(莫言著《欢乐》P10 浙江联合出版集团/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

(13)后来她想起了站在渠畔上的我，便用力扭转脖子，歪着那张长长的脸，呼叫着我的乳名，让我赶快回村里找人来搭救她。(莫言著《食草家族》P9-10 上海文艺出版社)

(14)小石匠长得很潇洒，眉毛黑黑的，牙齿是白的，一白一黑，衬托得满面英姿。(莫言著《欢乐》P1 浙江联合出版集团/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

其中，(11)的“凉凉”、(12)的“长长”和(13)的“小小”用于定语，与其原型“凉”、“长”、“小”相比，描写性更加强化，用来描写感觉和形状。(14)的“黑黑”则用作谓语强调黑的状态，描写性显著。

再来看看ABB式。

(15)黄麻太密了，下半部似乎还有间隙，上半部的树叶挤在一起，湿漉漉，油亮亮。(莫言著《欢乐》P5 浙江联合出版集团/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

(16)我感觉它(蜻蜓)的嘴很柔软，啃得我的手指痒酥酥的，不但不痛苦，反而很舒服。(莫言著《食草家族》P7 上海文艺出版社)

(17)起初，我听说迎春花开了也是准备去看花的，但我刚一出门，就看到一个我认识的教授扶着一个我认识的女学生细长的腰在黑森森的冬青树丛中漫步。(莫言著《食草家族》P4 上海文艺出版社)

(18)母亲脱去了上衣，穿一件白衬衣，衬衣的下摆扎在黑裙子的腰里，脸膛红彤彤的，很是精干，很是热烈。(莫言著《四十一炮》P324 作家出版社 2012)

“湿漉漉”、“油亮亮”、“痒酥酥”、“黑森森”、“红彤彤”都是用来描写性质、状态或感觉的重叠式，具有很强的描写性，通常用作谓语(如(15)、(16))或定语(如(17)(18))。

下面是AABB式：

(19)我喊人救她的功绩，将被她忘得干干净净，我打死她的鸭子的罪过她一点也不会宽恕。(莫言著《食草家族》P10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20)老师讲话了，和和气气，嘴角和眼梢总带着微笑，讲着新社会妇女翻身平等的

道理，没有文化是万万不行的，讲着就点起名字来了。（陈忠实著《蓝袍先生》P23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21)落日在西天辉映出一大片绚丽的云霞，头上的天混混沌沌，呈现着一种类似炼钢炉前的渣滓的颜色，马路上的成千上万辆自行车和成千上万辆汽车都被霞光照亮，街上，垂在尚未完全放开的白杨树叶下的路灯尚未通电。（莫言著《食草家族》P7-8 上海文艺出版社）

(22)污水已经淹到他的乳下，她的脸涨得青紫，头发上全是淅淅沥沥的脏水。（莫言著《食草家族》P11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AABB 式是一种突出描写性的表达形式，“干干净净”、“和和气气”、“混混沌沌”、“淅淅沥沥”作为“干净”、“和气”、“混沌”、“淅沥”的重叠形式，描写性得到加强。所以多用来描述性质、状态或态度。可以说，重叠式是强化形容词描写性的一种形式，也是扩展形容词描述功能的语法手段。

形容词本体和其重叠式描写事物的强弱程度不同，但是在具有描写性这一方面具有同样的性质，都能描写具体状态，因此可以说，描写性是汉语形容词的重要特性之一，也是形容词其存在价值之所在。

描写性的特点是客观地描写状态，属于静态范畴，它是说话人用来描写或说明状态的一种手段，表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是对静态事物的描绘，与下述的可控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世界上的事物有的具有静态性，有的则具有动态性，形容词多用于描写静态，具有描写功能。对于动态事物，则需要控制或支配，并对其产生影响。

4. 可控性

可控性是指人们对某种状态进行主观控制，希望该状态变得如己所愿。这种控制某种状态、且能施以影响的功能就是可控性。可控性是形容词的重要特性之一，往往通过一定的语法形式表示。

然而，形容词并非全部都有可控性，有没有可控性往往取决于语法条件或形容词自身的褒贬义。褒义形容词具有可控性，贬义形容词则要根据情况而定。贬义形容词可分为强贬义词和弱贬义词。强贬义词有“恶劣”、“凶狠”、“龌龊”、“丑陋”等，这类词语义重，贬义色彩浓厚；弱贬义词则有“坏”、“委屈”、“辛苦”、“矜持”等，这类词语义轻微，贬义色彩相对淡薄。

单音节形容词发挥可控性时，有以下形式：

一、形容词有的其自身就具有可控性，可以对某种状态产生影响，并予以控制。

二、形容词可以通过后置量性成分（数量词等）增强可控性。

如：

(23)快!

(24)我父亲对饭店的小头目说:我还能吃一根(油条)。饭店的小头目兴奋地命令身后的服务员说:快点,这个小伙子还能吃,再给他拿一根来。(莫言著《四十一炮》P266 作家出版社 2012)

(25)慢!

(26)你们的步子慢一点。柴干事说,随便说点什么。好,对了,就这样,往前走。(莫言著《四十一炮》P222 作家出版社 2012)

(27)“你们两个,离火堆远一点。”母亲说。(莫言著《四十一炮》P228 作家出版社 2012)

(28)干妈,亲妈,你轻点,小兰再也不敢了,小兰请干妈去宵夜赔罪好不好?(莫言著《四十一炮》P83 作家出版社 2012)

“快”、“慢”、“远”、“轻”等中性形容词可以发挥其自身的可控性,可以单独使用。(23)表示催促或命令,(25)则表示制止。“快”、“慢”的状态都反应说话人的意志,说话人可以控制这种状态。(24)(26)都是通过“(一)点儿”控制“快”和“慢”的程度,(24)表示催促和命令,但比(23)语气柔和。(26)表示制止,语气委婉,强调相对性。

一般中性形容词都采用这种语法形式,发挥其可控性。如可以说“长点儿!”、“短点儿!”、“粗点儿!”、“细点儿!”、“多一点儿!”、“少一点儿!”、“大点儿!”、“小点儿!”、“高点儿!”、“低点儿!”、“早点儿!”、“晚点儿!”等⁵⁾。

单音节形容词的重叠式(AA式)一般没有可控性,如“快快”、“慢慢”、“好好”、“坏坏”、“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多多”、“少少”、“远远”、“近近”、“轻轻”、“重重”、“长长”、“短短”、“早早”、“晚晚”等用作谓语时没有可控性,原因在于其单音节,即使重叠也只是加强其描写性,而不具备可控性。

然而,“快快”、“慢慢”、“好好”、“多多”、“高高”、“早早”等重叠式作为状语修饰动词时,具有可控性。如可以说“快快行动!”、“慢慢走!”、“好好学习!”、“多多原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早早出门!”等。这是因为AA式处于状语位置,整体作为一个修饰语修饰动词谓语,具有对动作、行为产生影响的语法功能,因此不同于其作为谓语单独使用时的情况⁶⁾。

双音节形容词一般褒义词具有可控性,贬义词没有可控性。因为褒义词所表达的含义,往往是说话人或听话人希望达到的目标或期待实现的情况,具有积极的意义或特定的意义,因此具有可控性。贬义词表示消极的意义,不是说话人或听话人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或期待实现的情况,与人们的期望不符,因而没有可控性。词义的褒贬色彩与有无可控性相关⁷⁾。

双音节形容词⁸⁾一般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强调可控性:

一、通过双音节形容词本体加强语气。

二、双音节形容词 ABAB 重叠式。

三、双音节形容词+量性成分(一下/一点)。

如:

(29)安静!(双音节形容词本体)

(30)安静安静!(ABAB 重叠式)

(31)安静点儿!(一点)

(32)安静一下!(一会儿)

(33)那个跳舞的家伙骂道:这个鸡巴肉神,还真有点沉重呢!另一个说:你嘴巴干净点,当心肉神显灵验。(莫言著《四十一炮》P161 作家出版社 2012)

(34)柴干事说:那就这样吧。到时候你们自然一点,大方一点,既要对领导表现出足够的尊重,也不要点头哈腰的像个狗腿子。(莫言著《四十一炮》P223 作家出版社 2012)

(35)我们的胆子应该再大一点,想象力应该再丰富一点,我看没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莫言著《四十一炮》P218 作家出版社 2012)

双音节褒义形容词可以单独用来表示指示、命令、劝诱或提醒,如(29)所示,当周围吵闹时,说话人往往就会加重语气说“安静!”,让周围静下来,不再喧闹。这种双音节形容词本身含有褒义,表示积极的意义或受人欢迎的事情,具有可控性,可以用来表示指示、命令、劝诱或提醒等。这种类型的双音节形容词还有“老实”“谨慎”“镇静”等。

双音节褒义形容词可以通过重叠整个词,加强可控性。如可以说“安静安静!”、“老实老实!”、“谨慎谨慎!”、“镇静镇静”等。双音节褒义形容词有两种重叠式,一种是 AABB 式,如“安安静静”、“老老实实”、“高高兴兴”、“舒舒服服”等,另一种是 ABAB 式,即“安静安静”、“老实老实”、“高兴高兴”、“舒服舒服”等。AABB 式具有描写性,用于静态描写。ABAB 式具有可控性,用于动态描写。

另外,双音节褒义词还可以加量性成分“一点儿”“一下”等,如(31)(32)所示。“安静安静”表示说话人的提示,含有尝试的意味。“安静点儿”表示说话人的警告,带有命令的语气。“安静一下”则表示说话人的期盼,带有委婉的语气。以上这三种表达形式都具有可控性,只是在语气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然而,有些贬义形容词没有可控性,不能用于提醒、命令、劝诱等表达形式。如:

(36)*肮脏!

(37)*肮脏肮脏!

(38)*肮脏点儿!

(39)*肮脏一下!

“肮脏”是双音节贬义形容词,没有可控性,不能用来表示提醒、命令或劝诱等。也不

能构成 ABAB 式，不能后接“一点儿”“一下”表示命令。“肮脏”作为贬义词，用于表示消极的意义或不受欢迎的事物，而一般提醒或劝诱时，都希望某种事物朝着积极的有利的方向发展，一般没有希望朝着消极的不利的方向发展，不能用于表示提醒、命令或劝诱等表达形式，这一点与褒义形容词恰好相反。褒义形容词具有可控性，可以用于积极的受欢迎的事物，贬义形容词没有可控性，不能用于积极的受欢迎的事物。可以说，有没有可控性与形容词本身的意义有密切关系。

然而“委屈”也是贬义形容词，却可以与量性成分共现。

(40)团长说：同志，委屈一点吧，我做梦都想让你们到长安大剧院里去唱戏，让你们到巴黎歌剧院去登台，那里什么都有，可我们去得了吗？（莫言著《四十一炮》P337 作家出版社 2012）

除了“委屈”之外，“凶”、“狠”、“猛”、“辛苦”、“矜持”等贬义词也都可以与量性成分共现，只是这些贬义词不同于“肮脏”类形容词。“肮脏”类形容词是强贬义词，语义重，贬义色彩浓厚，含有绝对的意味，不能产生可控性。“委屈”类形容词则属于弱贬义词，语义较轻，贬义色彩相对淡薄，根据情况，可以用于表示要求、希冀、期待等表达形式。因为这些词可以暗示通过采取这种态度会带来积极的结果，而“肮脏”类则不能暗示该状态会带来积极的结果。

总之，可控性是说话人表达希望或诉求时所发挥作用的特性，有多种表达形式，而各种表达形式之间存在一些差异。

5. 色彩性

色彩性是通过形容词自身褒贬义所产生的一种特性，它会产生一定的语义制约和语法限制。在现代汉语中，形容词的褒贬义往往给程度修饰、量性修饰、命令句式使用带来影响。

褒义词本身具有很高的程度性，接受程度副词修饰时，只接受高程度副词修饰，难以接受低程度副词修饰。

(41)这个学生 {非常/十分/很/特别} 优秀。

(42)??这个学生 {有点儿/有些} 优秀。

(43)这个人 {非常/十分/很/特别} 邋遢。

(44)这个人 {有点儿/有些} 邋遢。

(45)马驹叫着，走进沼泽，成熟的沼气从泥潭里，冒出噗嗤噗嗤地响着，死亡的气息十分严重。（莫言著《食草家族》P18 上海文艺出版社）

“优秀”、“高尚”、“喜悦”、“壮观”、“伟大”、“热烈”等褒义形容词本身具有很高的程度性，需要接受与其程度性相匹配的高程度修饰，含有高程度的程度副词和含有高程度的褒义形容词，分别作为修饰语和被修饰语构成修饰与被修饰关系。而“有点儿”、

“有些”这样的程度副词表示低程度，与接受高程度修饰的褒义形容词在程度配置上不匹配，难以共现，因而不能形成修饰与被修饰关系。由此可见，褒义形容词对程度修饰具有选择性，只接受高程度修饰，不接受低程度修饰。

另外，程度副词“太”表示过度，不能直接修饰褒义词，需要与语气助词“了”共现后才能修饰褒义词。如不能说“太伟大”、“太高尚”、“太喜悦”、“太壮观”等，而要说“太伟大了”、“太高尚了”、“太喜悦了”、“太壮观了”等。这是因为“太”表示过度，“伟大”、“高尚”、“喜悦”、“壮观”则表示积极的意义或受欢迎的状态，不存在过分之意，这样，修饰语“太”和被修饰语“伟大”、“高尚”、“喜悦”、“壮观”就会在语义上受到制约，一言以蔽之，就是色彩性不同。“太”通过与语气助词“了”共现，语义上调和后，可以修饰这些双音节褒义词，这时修饰语和被修饰语感情色彩一致，“太”表示程度高，用于赞美，不再表示过度之意⁹⁾。由此可见，色彩性对词汇的影响很大，褒义词会因此而受到诸多限制。

“肮脏”“猥琐”“呆板”“邋遢”“啰唆”“麻烦”“繁琐”等贬义形容词，既接受高程度修饰，又接受低程度修饰，没有语义上的限制。“十分”“非常”这样的高程度副词和“有点儿”、“有些”这样的低程度副词都能修饰贬义形容词，这一点与上述的褒义形容词形成对比。贬义形容词对程度副词没有选择性，既接受高程度修饰，又接受低程度修饰。

在与量性成分共现时，褒贬义也有一定制约。“好”“漂亮”“安全”“干净”等褒义形容词可以和“一点儿”共现。

(46) 这样 {好/干净} 点儿。

(47) ?? 这样 {优秀/高尚/喜悦/壮观/伟大} 点儿。

(48) 这样差点儿。

(49) 这样邋遢点儿。

“好”、“漂亮”、“安全”、“干净”等褒义形容词可以与“一点儿”共现，“优秀”、“高尚”、“喜悦”、“壮观”、“伟大”、“热烈”等褒义形容词则难以与“一点儿”共现。二者都是褒义形容词，但是语义有所不同，前者语义轻，具有相对性，后者语义重，缺少相对性，因而与“一点儿”共现时很不自然。

“差”、“孬”、“脏”、“糟”等单音节贬义形容词和“肮脏”、“猥琐”、“呆板”、“邋遢”、“啰唆”、“麻烦”、“繁琐”等双音节贬义形容词，可以与表示少量的“一点儿”、“一些”共现，没有语义限制。弱贬义形容词可以接受高程度修饰和低程度修饰，在与少量成分共现时，也没有语义限制。

如前所述，形容词的褒贬义在祈使句中也有相当的影响，褒义词可以用于祈使句，发挥可控性。强贬义词不能用于祈使句。褒贬义在评价事物时，分别发挥不同的作用，但用于祈使句，表示积极的意义或受欢迎的事物时，贬义词就会受到限制，这说明褒贬义在语义表

达、用于祈使句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而产生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形容词的色彩性。色彩性是汉语的一种特性，也是汉语在感情表达方面的显著特色。

6. 结语

形容词是用于描写状态、说明性质或叙述某种内容的谓词，它具有状态性、程度性、描写性、可控性、色彩性和状态量。

状态性是形容词最基本的特性，它与程度性、描写性密切相连，程度性是状态性的固有属性，是体现状态水平或规模的特性。描写性也是形容词的基本特性，它与可控性相对立，用于静态描写。描写性是基于状态性和程度性的重要属性，三者互相支撑，互为表里，形成形容词基本的语法特性，而这种语法特性遍及形容词整体，涵盖面较广¹⁰。

可控性是形容词的一大特性，但是其特性多寓于褒义或中性义，也寓于弱贬义，但与强贬义毫无关联。因此，多与褒义词或中性词共现，而不能与强贬义词共现。可控性是褒义形容词衍生出的语法特性，它扩大了形容词的应用范围，为形容词增添了新的语法功能。

色彩性是汉语形容词显著的特性，体现在褒贬义所带来的语法功能上的差异，褒义词用于积极评价，贬义词用于消极评价，中性词则根据条件用于积极评价或消极评价。褒贬义所呈现出来的色彩性是汉语形容词的重要特征，它区分着褒义词和贬义词的使用范围和语法功能。

状态量是与状态性密切相关的特性，也是形容词用于多元评价和拥有多种语法功能的重要基础。状态量给形容词带来可控性，可以表达说话人的各种诉求和期望。而且还可与程度性相融合，不受色彩性限制。状态量与程度性既对立又统一，具备描写性、可控性，而超越色彩性，是汉语形容词不能忽略的重要性质。

注

- 1) 时卫国(2020)^a 考察了形容词的状态性、程度性和状态量的情况，详见拙文。
- 2) 没有出典的例句是作例。下同。
- 3) 时卫国(1998)和(2011)对形容词重叠式与“有点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详见拙文。
- 4) “点儿”或“一点儿”作为数量词用于形容词之后，表示说话人的态度，既可以用于催促、制止，又可以用于要求或希望等，用法广泛。
- 5) 中性形容词正因为其表示中性，使用范围极广。
- 6) 无论词义褒贬，单独使用时，只是加强其描写性，没有产生可控性，不同于双音节形容词。
- 7) 关于词义的色彩性将在下节论述。
- 8) 双音节形容词与单音节形容词不同，重叠形式也多种多样。
- 9) “太”有两种意义：一，表示过度，直接修饰贬义词和中性词；二，表示赞美，需与“了”共现，可修饰褒义词。

10) 只是有些形容词, 如 BABA 式因其本身所含有的特定的程度性, 不再接受其他成分的程度修饰或量性修饰。

参考文献

- 李宇明(2000)《汉语量范畴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石毓智(2001)《现代汉语肯定与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时卫国(1998)《“有点”与形容词重叠形》《河北大学学报》第2期(人文科学)
- 时卫国(2011)《汉语程度表达体系研究》白帝社
- 时卫国(2012)《汉语量性修饰构造研究》好文出版
- 时卫国(2017)《汉语低程度修饰研究》爱知教育大学出版会
- 时卫国(2019)《汉语少量与低程度修饰对比研究》爱知教育大学出版会
- 时卫国(2020)a「形容词的状态性、程度性和状态量」『中国語文法研究』第九期
- 時衛国(2020)b「“一点儿”と“有点儿”の相違について」『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副詞』白帝社
- 张国宪(2006)《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商务印书馆
- 张谊生(2004)《现代汉语副词探索》学林出版社
- 郑怀德 孟庆海(1991)《形容词用法词典》湖南出版社
- 朱德熙(1980)《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